

慎一日，雖休勿休。焚鹿臺之寶衣〔三〕，毀阿房之廣殿〔三〕，懼危亡於峻宇〔三〕，思安處於卑宮〔四〕，則神化潛通，無爲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毀，即仍其舊，除其不急，損之又損。雜茅茨於桂棟，參玉砌以土階〔五〕，悅以使人，不竭其力。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勞，億兆悅以子來，羣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聖罔念〔三〕，不慎厥終，忘締構之艱難〔三〕，謂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儉〔三〕，追雕墻之靡麗，因其基以廣之，增其舊而飾之。觸類而長，不思止足〔五〕，人不見德，而勞役是聞，斯爲下矣。譬之負薪救火，揚湯止沸，以暴易亂，與亂同道，莫可測也〔三〕，後嗣何觀！夫事無可觀則人怨，人怨則神怒，神怒則災害必生〔三〕。災害既生，則禍亂必作，禍亂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。順天革命之后，將隆七百之祚〔三〕，貽厥孫謀〔三〕，傳之萬葉，難得易失，可不念哉〔三〕！

是月，徵又上疏曰：

臣聞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國之安者，必積其德義。源不深而望流之遠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長，德不厚而思國之理〔三〕，臣雖下愚，知其不可〔三〕，而況於明哲乎！人君當神器之重〔三〕，居域中之大〔三〕，將崇極天之峻，永保無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儉，德不處其厚，情不勝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長者也。凡百元首〔三〕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憂而道著〔四〕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實繁，能克終者

蓋寡，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〔四〕？昔取之而有餘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憂，必竭誠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則縱情以傲物。竭誠則胡越爲一體〔五〕，傲物則骨肉爲行路〔六〕。雖董之以嚴刑〔四〕，振之以威怒〔五〕，終苟免而不懷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〔六〕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載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〔四〕，奔車朽索，其可忽乎〔四〕！

君人者，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，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〔四〕，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，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〔五〕，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，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，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〔五〕，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，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。總此十思，弘茲九德〔五〕，簡能而任之，擇善而從之，則智者盡其謀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爭馳，在君無事〔五〕，可以盡豫遊之樂〔五〕，可以養松喬之壽〔五〕，鳴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〔五〕。何必勞神苦思，代下司職，役聰明之耳目，虧無爲之大道哉〔五〕！

太宗手詔答曰：

省頻抗表〔五〕，誠極忠款〔五〕，言窮切至。披覽忘倦，每達宵分〔六〕。非公體國情深，啓沃義重〔六〕，豈能示以良圖，匡其不及。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〔六〕，務在驕奢，不復留心治政。何曾〔六〕退朝謂其子劭〔六〕曰：「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，但說平生常語，此非貽厥